

人物传记

《罗伯斯小传》

第十章 宾路易师母的介入

早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主的使女宾路易师母（Jessie Penn Lewis）听到著名的罗伯斯不日来到尼斯（Neath）。她曾经在罗合（Loughor）听过罗伯斯讲道，她并在听完道后撰述她对罗伯斯的印象和感想。如今她亲笔写信给罗伯斯，表示愿意与他在尼斯单独会晤，并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他。

宾路易师母对一个素未晤面的罗伯斯，也从未经人介绍，就在信中以大胆的口吻写道：

“但愿你寻求圣灵的意念，让我知道你何时方便会晤我。从主那里，我心的深处有一个感觉，我们的会面绝不是只有几分钟就草草结束。我相信，神要我以充分的时间，来和你谈及神的事。藉着我，祂要亲自对你说话。我只愿意说出，祂所要指示你的。”

这期间宾路易师母已经自认为威尔斯大复兴的历史见证人，她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和剪报，后来出版了《威尔斯的觉醒》（The Awakening in Wales）。

一九〇五年二月，当罗伯斯突然“安静一星期”之后，宾路易师母取消所有的约会，驰往威尔斯海港市温西（Swansea），与罗伯斯长谈一个多星期。

一九〇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宾路易师母写信给一位朋友，说出罗伯斯迫切需要有人为他祷告。

宾路易师母经过细心观察，发现非但罗伯斯所说的，和所作的，有失常和失态的地方；罗伯斯的同工伊文思（Sidney Evans），罗伯斯的哥哥但以理罗伯斯（Daniel Roberts），和女独唱家等，在劳累了数月之后，都出现了精神不堪负荷的现象。他们曾经有过一星期要参与服事四十个聚会的惊人记录。宾路易师母与这些布道团的成员一一接触，在灵性上帮助他们，并叫他们认识十字架的道路，以免受到仇敌的欺骗和陷害。

一九〇五年四月，罗伯斯来到利物浦（Liverpool）布道，布道会由约翰威廉斯牧师（Rev. John Williams）担任主席。利物浦各界久闻罗伯斯的大名，罗伯斯也就成为利物浦新闻界的主要话题。

在利物浦的太阳大堂（Sun Hall）内，罗伯斯在六千会众的面前，公开宣称在芸芸的会众中，有一个催眠术大师混进来，企图施法来操纵他。罗伯斯这样大胆的臆测，非但令到会众困惑，也令牧师们、同工们不安。万一这种推测失误，罗伯斯也就声名扫地。想不到，那个催眠者站起来坦承自己的邪恶做法。钟斯医生（Dr. Hugh Jones）撰文认同在场者的一致看法，即罗伯斯是一位亲近神的人，他确有辨别别人的隐藏意念的恩赐。

利物浦独立教会联合会（Free Church Council）做出安排，让他在市政大厅（City Hall）与市长伉俪会晤。由于市长夫人是威尔斯人，她对罗伯斯的态度也就格外亲切。在市政大厅，独立教会联合会主席约翰威廉斯牧师正式把罗伯斯介绍给基督教各宗派的领袖。罗伯斯从市政大厅出来后，由专车载他到太阳大堂，这时可容六千会众的大堂已经座无虚席。罗伯斯进大堂不久，就指出会众之中，有一位身为牧师的，没有向神降服。利物浦的牧师中，有两位牧师挺身而出，向罗伯斯挑战，要他把他所定罪的人带入密

室，而还其他人以清白。罗伯斯一言不发，抽身离开六千人的大堂。

尽管出现了这样不可想像的打岔，神还是使用罗伯斯，利物浦有两百人接受基督作他们个人的救主，之后又增加了另外的两百人。

但是这些工作的果效产生了一群罗伯斯的追随者，他们在祷告中公开祈求神折服利物浦的牧师群；或求神保护罗伯斯不受撒但的各项攻击，不管是在新闻媒介方面，或者是在聚会期间。

一九〇五年四月十一日在利物浦的威尔斯语教堂（Wesleyan Chapel），他在讲道中，公然说该教堂不是建立在磐石的根基上。有人开始在问，罗伯斯是被邀请到利物浦来的，身为一个客人，他是否有权利干预利物浦教会内部的事务？

一九〇五年四月十四日星期五，在一个数百人的聚会中，罗伯斯一言不发，长达二小时。一位牧师指责他，你在来聚会之前，有没有和你的同工——主内的弟兄——和好。他们指的同工，就是罗伯斯所指责的，不是建立在磐石上的威尔斯语教堂的牧师。在一片混乱的、失去见证的争论中，罗伯斯离开教堂。于是基督得不着荣耀，仇敌找到了破口。

利物浦的牧师团主席约翰威廉斯牧师于是做出宣布：“罗伯斯在精神方面和身体方面是健全的；不过，过度操劳和过多的访客，使他一时受到伤害。”

一九〇五年四月十八日，在利物浦受到挫折的罗伯斯，以备受创伤的心灵，返回故乡威尔斯。

在威尔斯，那些在大复兴运动中蒙恩得救的人，仍然喜爱他和追随他。但是一些比较传统的教堂，则有条件地准许他主领聚会，即限制他在聚会中采取新奇的方法，不许他在崇拜仪式上标新立异。

一九〇五年夏天，当罗伯斯到达威尔斯北部的时候，他了解到当地的教堂相当保守和传统，喜欢恪守多年来遵循的崇拜仪式。罗伯斯终于放弃在大复兴运动中，初期所采用的非正统的聚会方式。

从表面看来，似乎比较保守的聚会方式，会众没有即时的激动情绪，也没有大批的人决志信主；不过圣灵仍然做工，罗伯斯仍是神大用的器皿，他的信息仍然是那么有权柄。

随着罗伯斯继续在各教堂讲道，得救人数逐步上升，罗伯斯的知名度再度攀升，许多人又蜂拥着去听他讲道。

根据统计，在兰吉尼（Llangefni）有六千人参加布道大会；在荷李赫（Holyhead），人数冒升到九千人。当罗伯斯前往标麻利斯（Beaumaris）布道的时候，该地居民空群而出，数千人集结在必经之地的桥头恭候他。

然而，上述种种盛况，远远追不上罗伯斯在克那方（Caernarfon）的艾士德福体育馆（Eisteddford Pavilion）的拥护程度。那天，原本可容一万人的体育馆，也为之爆满。

从克那方，大批的信众簇拥着罗伯斯，来到巴拉（Bala）的城市广场（Town Square）。在城市广场，威尔斯历代数位伟大的布道家，都曾亲临此地，现身说教过。罗伯斯看出台下的听众，有不少是不冷不热的、挂名的基督徒，他毫无惧色地责备他们。在此之外，他又呼求基督徒要热心传福音。罗伯斯说，只有我们自己上天堂是不足够的，我们必须火热地传福音给围绕着我们朋友和世人。我们若为主做工

，我们会把天拉下来地面，也会把别人拉往天上。若我们无心为主做工，或者不真心准备为主做工，我们的祷告不会满有圣灵的膏抹。

一九〇五年六月，美国洛杉矶的第一浸信会（First Baptist Church）的牧师约瑟史麦尔（Joseph Smale）从威尔斯回到美国；他在自己牧养的教会，把他在威尔斯目睹耳闻的述说给美国的会众听，并见证罗伯斯如何被神大大使用。大西洋彼岸的许多美国信徒从而得着复兴。美国洛杉矶阿苏撒街（Azusa Street）大复兴的主角之一，弗兰克巴特曼（Frank Bartleman），于一九〇五年六月致信罗伯斯，要他为美国加州的教会的复兴祷告。罗伯斯回信说：“祷告并等候，相信神的应许。要每天聚会，愿神祝福你们，我会为你们恳切祷告。”

一九〇六年夏天，罗伯斯的灵命高昂，他从桂纳德（Gwynedd）致信给朋友们，预告另一次祝福迅即到来。他的信指出，复兴的秘诀不是一个新技巧，亦不是一个新教训，而是神的作为，人不过是神手中的器皿。复兴只是唤醒信徒和教会，来完全顺从圣灵的权柄。

一九〇六年七月，宾路易师母偕同罗伯斯，前往英国最有属灵威望的开西大会（Keswick Convention）。在开西大会的讲台上，罗伯斯的不受拘束的、奔放的话语，震撼了整个会场。

八月间，罗伯斯出席了威尔斯的兰德诺大会（Llandrindod Convention）。在大会上，罗伯斯站起来作见证，说：

“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离开基督，我不能作什么。所有的荣耀都该归给祂。我们是一无所有，只是祂能使用我们。祂迫切需要器皿，我们肯否奉献给祂，交在祂的手中。把你一切所有的献给耶稣，把你一切最好的献给耶稣。”

在罗伯斯的信息中，他强调信徒们要重视十字架，藉着在十字架与主同死，胜过罪、己，和黑暗的权势。

罗伯斯的信息反映了宾路易师母在《十字架的真道》（The Way of the Cross）所释放的亮光。在罗达谷（Rhondda Valley）的博色（Porth）的聚会上，罗伯斯再次郑重宣布，他从此再不传讲别的，除了基督和祂的钉十字架。毫无疑问的，罗伯斯认同宾路易师母，认为十字架是当前时代的中心信息。

正当此时，宾路易师母和威尔斯的独立教会联合会（Free Church Council）的几位领袖们因看法上不同，在许多事情上无法同心事奉主。有的人认为，她的信息不够全面，偏重于十字架的经历和宝座上的经历。有的人反对姐妹过份出头，甚至不喜欢妇女公开讲道。

宾路易师母因此心灵受伤，她甚至私下告诉朋友，她今后将再不会涉足于威尔斯。罗伯斯受到教会领袖们争执的困扰，精神上受到沉重地打击。

一九〇六年九月，罗伯斯第四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精神崩溃。他的最贴身的朋友，急急地用火车送罗伯斯到列斯特（Leicester）附近的大格连火车站（Great Glen）。再从大格连，用马车送他到木寮（Woodlands）——亦即是宾路易师母的住宅。